

杜詩言

杜詩言志序

詩之爲言之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志之所之而爲言。言者心之聲也。其所之爲詩。故古人之爲詩。皆出於心之所不容已。忠臣孝子。勞人思婦。類皆有所感觸。勃鬱於其中。然後發於其聲。或託物而起興。或直陳其胸臆。或旁引而曲喻。此賦比興之流於三百。而又溫柔敦厚。寄興深微。使人諷咏而自得。未可爲淺人道也。故說詩者。

必以意逆志。然古人之志。又各有在。苟不知其人之生平若何。與其所遭之時世若何。而漫欲以茫然之心。逆古人未明之志。是亦卒不可得矣。故欲知古人之志。又必須先論古人之世。如工部者。毛詩屈騷而後。漢魏以還。有唐初盛。作者如林之時。所歸然獨尊之一人。千載上下之論詩者。亦莫不知有工部。然工部非有異策奇能。亦不過言其心之所之。爲有合於三百賦比。

興之旨。今工部之詩具在。卽工部作詩之志具在。而能卽工部之詩。以想見工部作詩之志者。誰也。夫工部之志何志耶。觀其贈韋左丞云。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其自命不凡。攬轡而欲澄清天下之謂也。其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云。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非無江海

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
廊廟具構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
此其忠愛之誠本乎天性身居草野而以魏闕
爲心之謂也又云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何
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
謁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沒此其眾醉獨醒守
身守道不徇俗以干時之謂也由此二詩觀之
則少陵以不世出之才高守身之節栖栖汲汲

欲行義以達道。初非如他人脂韋詭遇。以富貴
利達爲心者也。中正和平。得孔門轍環待用之
心法。其品詣如此。而其所遭之時。則少也。艱於
一第。客遊東都。浪跡齊魯。中丁喪亂。陷賊吞聲。
旣而間道生還。直言見放。播遷秦蜀。妻子窮愁。
生平閱歷。或得或失。或順或逆。怨而不怒。思而
不傷。依南斗而望京華。卧滄江而憶青瑣。流連
徘徊。老不忘君。趨走傷心。氤氲滿眼。終身以之。

矣嗟乎少陵之抗懷矜尚卽希文之以天下爲
已任溫公之不事溫飽武侯之淡泊明志蘇子
卿之不屈節於北庭羝乳也其忠愛至性卽屈
子之行吟憔悴賈傅之痛哭長沙可以貫金石
而泣鬼神也爰是身世相際風水相遭自然成
聲出於其心之所不容已而或爲寄興或爲託
諷或爲罕譬余得其志意之所能相逆者數十
百首詮釋其次命之曰杜詩言志

杜詩言志例言

古今之言詩者多矣而推原其始則必本於尼山是尼山固言詩之祖也其言曰詩可以興與者感發志意之謂也端木之告往知來西河之起予皆曰始可與言詩是知詩蓋難言而兩賢之可與言者以其能通其意於言之外也夫讀詩者貴能通其意於言之外而作詩者何獨不然乎孟子之說詩曰以意逆志

是爲得之。故知舍志意以言詩者皆囿死於古人之言下而不得夫作詩之旨者也。夫三百詩之祖也。孔孟之言三百言詩之祖也。而後世之言詩者不知祖述於此而漫欲置意言於不道。尙何可以言詩乎。故吾之詮釋杜詩惟以得其志意之所存而他勿論也。

杜詩凡千五百餘首而余詮解僅三百餘首者以其中原多不必著解之詩。蓋詩以言志而

其志卽於言下可見者。所謂敷陳其事而質言之者也。賦體也。集中如上韋左相二十韻。贈太常張卿。哥舒開府。鮮于京兆。汝陽王璣等詩。皆二十韻。宴鄭駙馬宅。劉九法曹石門宴集。贈衛八處士。示從孫濟。白水。崔少府。高齋等數十百首。皆酬贈宴會。多稱譽贊頌之辭。言下了了。又如三川觀水漲。發秦州。赤谷。鐵崖峽。鹽井法鏡寺。積草嶺。泥功山。木皮嶺。

白沙渡龍門閣石櫃閣等數十百首皆紀行
覽勝多巉巖險峭之句人人稱賞又如新安
潼關石壕三吏新婚垂老無家三別同谷縣
作歌七首等詩數十百首皆流離顛沛多悲
歌慷慨之音使人涕下凡此妙作只可評賞
不須解釋以人見與已見同也蓋予之所解
者祇以意在言外須以平心逆之而始得者
畧爲舉隅以俟同志之君子引伸焉

諸家註釋杜詩其蔽有二一則專事考覈典故不顧措語之脈絡使讀者如逢市舶山海珍奇非無異彩而竟不識其舉用何故一則膚淺循文訓詁不察用意之本原使閱者如聽蒙師講解之乎也者非不明了而究莫測其旨趣所存間有一二陳說寓意者則又比喻反戾如秋雨嘆之以決明馨香爲比君子又或擗摭附會如湯東靈湫之以金蝦蟆爲指

祿山而訾之者遂又謂託喻之不當強解此皆未會作詩之旨未明以意逆志之法遂使少陵千古妙義昭然於天地之間者反晦冥於長夜而不得一燈懸也

編輯杜詩者不一家有分體彙萃者有分類剖析者要皆不若編年之爲當蓋編年然後知其所處之時所遇之事因以得其託興之所由來也惟編年以黃鶴爲考究精當較梁道

權爲勝其託始以遊龍門奉先寺贈李白二詩謂在開元廿四五年之間爲忤下考功之時錢牧齋謂工部詩皆在天寶以後編於開元者誤也此亦無足深辨第以其詩自考之則奉先寺是居東都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遊是遊梁宋在居東都之後也他詩未有先於此者則宜其託始於茲也明矣而牧齋則必以上韋左丞詩是天寶中年在長安所作

者弁於其首，不已謬乎。

牧齋謂編年乃梁道權魯豈黃鶴諸人穿鑿之愚，無可援據。然古人論世，其書具在，固亦彰彰可考。如工部之詩，在東都之前，若壯遊詩所載少時遊覽之處，如吳越如姑蘇如鑑湖如天姥，足跡徧於東南者，今姑不具論。以其詩無所存也。而東都以後，則遊齊魯再至長安，因陷賊奔行在，北征暫歸鄜州，復至鳳翔。

扈從還京居省中出爲華州司功棄而之秦
由隴而蜀遂住成都倏而緜倏而梓倏而閬
倏而嘉渝戎忠以至雲安下夔州出三峽抵
江陵又至公安岳陽潭州終於衡耒此其先
後歷歷不爽其始也抱其直道希進葵忠乃
上爲權奸之所阻抑下爲機巧之所排擠獻
賦定官吞聲陷賊迨至間道歸朝直言見放
金光一出而前此之勤勞已盡付之流水矣

由是而秦隴夔衡率皆奔竄流離之境豈復有進取之圖哉然而一膺薦剡卽復乃心天室此中耿耿猶然不忍永訣之一念固結而不可解則由其先後之跡而疏觀其出處之由知其詩之因端而發見者無非興觀羣怨之旨噫吾於少陵無間然矣

少陵詩居成都以前者十之三成都以後者十之七然前多感觸刻意苦吟後則逐境言懷

渾多漫興故吾於漫興諸詩多不置解以其
旨趣言下自見間亦有寓意深遠如白晷朱
鳳諸詩亦必有感於時事惜寡學淺識不敢
妄意喻度故且闕疑以俟博聞之君子益余
所弗逮焉

杜詩言志目錄

卷之一

遊龍門奉先寺

贈李白

望嶽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題張氏隱居二首

登兗州城樓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座

暫如臨邑至嵒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龍門

重題鄭氏東亭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高都護廳馬行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

白絲行

卷之二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醉時歌贈廣文館博士鄭虔

樂遊原歌

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

麗人行

重過何將軍五首

秋雨嘆

漢陂行

漢陂西南臺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隴西公卽漢中王瑒

王徵士瑒

瑒王徵

嘆庭前甘菊花

九日寄岑參

卷之三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醉時歌

別從姪勤
落第歸

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曲江三章章五句

官定後戲贈

時免河西尉爲右
衛率府兵曹參軍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哀王孫

悲陳陶

悲青坂

對雪

春望

哀江頭

彭衙行

卷之四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喜達行在所三首

述懷

玉華宮

北征

月

收京三首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
之故闕爲面別情見於詩

卷之五

臘日

題省中壁

曲江對酒

曲江二首

曲江值雨

晦日尋崔戢李封

至德二載自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
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
門有悲往事

題鄭縣亭子

望嶽

雨晴

初月

赤谷西崦人家

卷之六

秦州雜詩二十首

遣興五首

前出塞九首

卷之七

後出塞五首

佳人

恨別

卜居

堂成

狂夫

田舍

爲農

漫成二首

江村

野老

南隣

泛溪

卷之八

蜀相

石筍行

建都十二韻

戲題王宰畫山水歌

琴臺

高枏

惡樹

病柏

病橘

枯櫻

枯枏

草堂卽事

丁香

麗春

梔子

鵝鵝

花鴨

畏人

可惜

獨酌

野人送朱櫻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水檻遣心二首

屏跡

海棕行

光祿坂行

悲秋

客夜

九日登梓州城

述古三首

卷之九

野望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草堂遺跡

陳拾遺故宅

謁文公上方

過郭代公故宅

聞官軍收河南北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寄題江外草堂

櫻拂子

漁陽

西山三首

冬狩行

有感五首

卷之十

傷春五首

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釋悶

滕王亭子

亭在玉臺觀內王曾典此州

玉臺觀

自閬州領妻子卻赴蜀山行三首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

首

春歸

草堂

四松

水檻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卷十一

題桃樹

登樓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到村

倦夜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莫相疑行

赤霄行

枏樹爲風雨所拔嘆

春日江村五首

諸將五首

去蜀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禹廟

卷十二

八月十五夜月

十二月一日三首

老病

雨

客居

八哀詩

有序

贈司空王公思禮

故司徒李公光弼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璣

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

故祕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卷十三

寄常徵君

同元使君春陵行

并序

孤雁

鷗

猿

黃魚

白小

移居夔州郭

白帝城最高樓

古柏行

卽事

詠懷古蹟五首

牽牛織女

返照

閣夜

卷十四

暮春題灤西新賃草屋五首

柴門

示獠奴阿段

園官送菜

并序

除草

去蕪
草也

引水

園人送瓜

課伐木

并序

信行遠修水筒

引泉
筒也

甘林

偶題

秋野五首

秋興八首

卷十五

課小豎鋤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多

牀三首

秋日夔府咏懷奉寄鄭監

審

李賓客

之芳

一百韻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詠懷二首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願八題壁

公安縣懷古

曉發公安

數月憇
息此縣

卷十六

登岳陽樓

湘夫人祠

祠南夕望

上水遣懷

遣遇

北風

入衡州

望獄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小寒食舟中作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爲新句

清明二首

燕子來舟中作

迴棹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目錄終

杜詩言志卷一

佚名

遊龍門奉先寺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靈，一作靈籟月

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欲覺聞晨

鐘，令人發深省。

凡說詩者，必先得其志。如此詩，乃先生遊龍門寺所作，如謂其志只在於歌咏龍門，則必

特書龍門突兀之景。然後與他招提不同。乃
今胡爲一則曰從招提遊。再則曰宿招提境。
寬衍平淡。一至於此。不知此詩非爲龍門而
作。蓋爲平昔在東都。大有不愜於心。乃今一
遊龍門。不勝灑然稱快。觀下章贈李白詩云。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機巧者何。蓋謂當
時進取之徒。一種炎涼世態。黨同伐異。毀譽
繁興。逆己者傾陷擠排。順己者附和標榜。入

乎其中。真有不堪頃刻處者。少陵於涉歷之
餘。厭惡之深。故以機巧二字目之。至是忽得
遊於奉先寺中。不覺徧體清涼。於是冲口而
出曰。我何人耶。乃終日茫茫於紛紜勢燄之
場。今胡然忽得從此招提暢遊耶。且已從此
招提暢遊矣。胡又更得宿此招提之境耶。讀
其連揭招提二字。且曰已從此遊。更宿此境。
大有欣幸出於意外。非常希有之樂者。於是

暢言其夜宿之景之可樂者。一則在陰壑生
虛籟。一則在月林散清影。夫此二事。雖言招
提之所有。而其反面則實對針彼東都中。旦
晝之所爲。足以枯亡天良。絕無虛籟之生。而
但有炎歎之逼。絕無清影之散。而徒多溷濁
之紛。汨沒於其中。漫無出頭之路。舉手搖足。
恐蹈機阱。求一日之息肩而不得。於是更發
深省曰。夫我今夜之宿息於此。其地之高峻。

已極仰觀天闕象緯逼近如此然而雲臥依然衣裳獨冷何嘗便有通天之路正如日在東都之中輦轂非遙王侯將相甲第連雲而我於其間亦絕不能以相入求其所謂顛之倒之自公召之者實乎其不可及也由此觀之遇合之數蓋有命焉非由人事而我乃何必兢兢於此久而不去爲耶觀於此詩則少陵守身之正與用世之艱言下一齊都見所

謂誦其詩而其人可知也。若謂少陵詩興忽發於奉先寺中，特爲刻意苦吟，將他好景鋪張描寫一回，夫此奉先寺者，何勞先生作此一番贊歎，而先生亦何必於此奉先寺中賣弄才華，以爲非一切人之所能企及耶？是知作詩之故，皆出於性情之所不容已，非好爲多事，徒增卷軸也。至於余之此解，憑空億逆，全從起句神吻體認而出，不識於作者之意。

果有當焉否耶。

贈李白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腥羶。蔬食常
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
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
遊。方期拾瑤草。

公與李白齊名。不獨著作鴻鉅。爲能空前軼
後。千古無兩。卽其人品心術。氣格風調。蓋亦

有針芥之投水乳之合此時客東都與白方
在初交苟非眞知李之爲李與己無異卽安
得以所不能向人之語盡情傾倒夫東都所
歷之人如麻安知太白非亦機巧中人而乃
以所歷之厭苦告之又安知東都中不更有
出於機巧之外如白者而乃獨以所歷之厭
苦直告於白此其心眼所照蓋實知白之爲
白卽甫之爲甫誠有非第二三人所能參與

於其間者故於其將適梁宋之時而贈之行
曰汝之不能久於東都猶之甫也其厭機巧
猶之甫也蔬食不飽猶之甫也爾將爲梁宋
之遊而甫乃鬱鬱久居此乎亦將逝矣相期
爲瑤草之拾不亦可乎於李侯用脫身二字
可見蓋自是而李杜之交匪獨在一時而乃
在千古也於此詩而不獨少陵之品見卽太
白之品亦見孰謂詩可易言乎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
昏曉。盪胸生層雲，決眴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
覽眾山小。

古人之詩，有以極無關要之題，而忽然有作
者，必其有所感觸故。如遊龍門奉先寺等詩，
是也。又必其有所寄託故。如集中秋雨歎等
詩是也。其有重大題，發抒一時之關係經綸

學術於此見者如集中塞蘆子留花門等詩是也。又有大題必須大作足以吐胸中之奇見手筆之鉅。而因以寄託生平之抱負。如此望嶽等詩是也。夫望嶽與登嶽不同。登嶽卽須細詳嶽麓中之奇特。巉巖岸偉不可端倪。若望嶽則又不得若是。必須就其函蓋體統處寫其挺出物表有一語勝人千百之奇。如此詩起句岱宗夫如何。有似古金石銘刻語。

又如屈子天問古穆渾噩然後接之曰齊魯
青未了言其氣象覆壓兩州厥大何如又承
之曰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言其崢嶸峴
起如崑崙之蔽虧日月其高峻何如又承之
曰人於此時想見其高大若登其巔則襟懷
開拓一望而小天下太虛層雲如搖盪於我
之胸臆然目力展放無所不極飛鳥所歸可
決背而送焉此吾懸想所至當如是也然必

會須有日決意登其絕頂則眾山之蔽吾目者悉俯焉而在吾足下適形其小耳豈猶能阻我之望嶽暢然無礙者哉寥寥數語足盡岱宗之奇所謂龍文百斛健筆獨扛者也而少陵胸中之寄託亦卽隱喻於此其曰岱宗夫如何者卽自問之謂也齊魯青未了者言其所學之正源遠而流長也造化句言其稟賦之獨優陰陽句言其宰制之甚鉅盪胸句

言其量之無所不包。決肯句。言其明之無所
不照。結語謂將得君行道。高出於羣倫之表。
而向之蔽賢嫉能者。均無所施其伎倆也。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
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
尋北郭生。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
杵。屯雲對古城。向來吟橘頌。誰欲討蓴羹。不願

論簪笏悠悠滄海情

此公去東都與太白同遊齊魯而訪范隱居
之作夫公與太白之同志交好者前詩已言
之矣今乃又云與白同客同行同醉同眠同
吟同訪無所不同如此其爲同調相憐如兄
如弟者益見然而此詩非爲李白也亦非爲
范十隱居也只是自言東都之可厭棄幸已
脫去而今乃得與此好友爲此閒訪閒吟也

故當屯雲落景之時而絕不發橘頌蓴羹之
歎悠悠自得一片滄海情懷向之所爲縈情
於簪笏者蓋至此而深明其不願也夫少陵
老不忘君豈當此少壯之時輒以滄海爲心
以是知東都之所歷不能不令人深惡而痛
絕者蓋守身之正又不得因急君之故屈而
相易耳

題張氏隱居二首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邱。
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
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公之去東都而遊齊魯也，只是不貪遠害四字爲之勸駕。蓋久在東都機巧中，與害爲隣，何足貪戀耶？故且閒行閒訪，或同白其往，或無伴獨求。歷冰雪而到林邱，出處旣忘，虛舟

相對何金銀之足羨，而山林麋鹿之不可與
同情哉。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
濟潭鱸潑潑，春草鹿呦呦。
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
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

前首是初見時語，此一首是晚留後語。六句
平敘晚留景事，結語則仍歸到東都。言前村
山路雖險，醉歸卻可無愁，不似彼朝市機巧。

中其險乃至令人不可嚮邇也。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
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
眺獨躊躇。

公少時詩數千首。集中都不載。其存者疑止
此首。而編者誤謂後至齊魯時所作。若果爲
後至之詩。則起句爲追憶當年。此時卽爲重

登然玩其接寫一聯則似初登情事而非重
來之語且公父爲兗州司馬亡後公重至其
地豈無一語追憶其親而反憑今弔古於秦
碑魯殿感慨繫之哉揆之忠孝至性當不其
然故知此詩斷斷爲少時省親於兗而作是
以起句不言何地以趨庭二字代之次卽承
之以登眺是切題語非追憶也於是下承一
聯切據圖經鋪張其尊人之治績言仰而觀

之則浮雲連於海岱，帡幪之廣遠也。俯而臨之，則平野入於青徐，膏澤之遐敷也。轉下一聯，則急寫其愛日之誠。言孤嶂荒城，古意之所餘在者，僅此耳。而人代之遷，不知凡幾。從來如是，誠有令人不堪回首者。則我今日之臨眺於此，雖百年之久，曾不能以一瞬耳。安能不躊躇而顧戀也哉？若作重登，便無意味。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東嶽雲峯起溶溶滿太虛震雷翻幕燕驟雨落
河魚座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相邀愧泥濘騎
馬到堦除

對雨書懷非書雨也然又不得脫雨蓋藉書
雨以書懷也今觀起句云東嶽雲峯起書雨
之起也於懷何與而少陵則曰吾懷固有若
是之原本經術蓬然勃然而欲起者在也承
句云溶溶滿太虛書雨之滿也於懷何與而

陵之才爲有唐一代之冠則將師之友之之不暇何至與區區濟南諸名士同類而並觀甚且博一下賢之名優待諸名士而視少陵爲幕中之客稍示簡畧少陵於此能無恫乎且少陵亦一狂傲士也觀其醉登嚴武之牀曰嚴挺之乃有此兒則其氣概凌人少所不免以北海之剛而值少陵之介其能降心屈己以相從也鮮矣故開口說宴歷下卽緊承

云海內此亭古濟南名士多言北海不能獨
契於已也雲山發興玉佩當歌宴之常態修
竹不受暑言已之直節本不爲煩囂所動也
交流空湧波言諸名士之交接各自炫奇而
爭勝也然則此時少陵之眞意早已善刀而
藏雖愜所遇而非可以長久者邕自邕而甫
自甫貴賤各從其役而安能與公數數然更
忝此宴遊哉此少陵之不能於齊州久而又

轉爲東都長安之行也。

暫如臨邑至嵒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
成興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
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
暫遊阻詞伯，卻望懷青關。
藹藹生雲霧，惟應促駕還。

此因至嵒山湖亭而興日暮途窮之感也。野
亭逼湖水，則跬步不可前矣。是以歇馬於高

林間也。但見此湖水之中。鼃吼魚跳。風狂日暮。一片瀕洞荒涼景色。不覺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此時所欲引爲唱和。特爲宗主之人。如詞伯也者。旣濶絕而不相通。所暫借以棲身。如青關也者。又卻望而不可卽。孑然寡偶。四顧無聊。況復暮色蒼然。藹藹漸生雲霧。歸休之志已迫。惟當促駕而還耳。尙有何意興。更作流連而不去耶。

龍門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氣色皇居近金銀佛
寺開往來時屢改川陸一作水日悠哉相閱征途
上生涯盡幾迴

此再至東都道經龍門而發歎也龍門險要
之地爲往來所必由壯麗高嚴遠望出數十
里之外然皇居雖近徒爲佛寺增華耳而征
人戾止者何求於此乎但見相閱於其上者

爲時屢改川陸靡常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生
涯幾何寧堪此棄擲哉

重題鄭氏東亭

華亭入翠微。秋日亂清暉。崩石欹山樹。清漣曳
水衣。紫鱗衝岸躍。蒼隼護巢歸。向晚尋征路。殘
雲傍馬飛。

此先生勞於行役。因重過斯亭。感興而作也。
言當此秋日而過此華亭。但見清暉散亂於

林泉之間如崩石清漣歛山曳水無不可愛
矣而能瀟灑於山水之間以送日月者誰也
且凡物莫不有自得之樂如紫鱗則衝岸而
躍矣蒼隼則護巢而歸矣魚鳥且然而人乃
不得若是日云暮矣猶尋此征路揮鞭前往
惟見殘雲傍馬而飛非殘雲傍馬也乃馬傍
殘雲耳僕僕天涯將欲何求乃所求亦曾得
遂矣乎殊可歎也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紉紆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
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
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
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一作生立登要路津。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
隱淪。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
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

徵歛然欲求伸。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甚媿
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寮上。猥誦佳句新。
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祇是走
踈踈。今欲東入海。卽將西去秦。尙憐終南山。回
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白鷗沒浩
蕩。萬里誰能馴。

此少陵懷才不遇。不能自沒。而因素稱知己
者。盡情傾倒也。夫少陵恥事干謁。忍沒於塵。

埃而今胡爲獨向左丞自述其不羈之才數
奇之遇願效貢公之喜難甘原憲之貧似甚
欲左丞速加之援手者豈其高抗之節獨肯
於左丞降抑耶良以左丞待之者真且厚而
於百僚之上誦其佳句新耳夫於百僚上誦
其佳句者蓋欲爲之延譽以爲薦舉之階也
是時玄宗方詔天下通一藝者皆赴京師公
亦在遺中而李林甫命尙書覆試皆退下是

作有主上見徵四句尤覺涕淚滿紙或謂少陵自謂旅食京華朝扣暮隨似亦非以干謁爲恥者不知此特言旅食之苦姑與此輩隨波逐流不能決絕而捨去耳豈嘗以其告之於左丞者隨所在而皆爲之呈露耶故讀者於此等處最要分別不然則視少陵爲隨地募緣沿門托鉢者流矣長安中貴人不少皆可爲韋左丞豈二公相知之意哉起句怨尤

已極不可分解結句凜冷已極不可挽回皆包括通篇而又皆於通篇之外自作波峭奇甚妙甚

高都護驄馬行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歟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踏鐵交河幾蹴層冰裂五花

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卻出橫門道。

少陵每好咏馬。以其雄駿之姿。足以寄托其俠烈之概。如所向無空濶。眞堪托死生。皆是也。此詩言臨陣無敵。與人心狀其忠也。惠養隨至。猶思戰場。恥懷安也。腕蹴層冰滿身汗血。愛勞勩也。青絲絡頭。何由卻出。不甘退。

老也眞寫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神理彼江海間瀟灑者豈其心哉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高標跨蒼穹

一作天

烈風無時休自非曠

一作壯

士

懷登茲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

一作立

可追冥搜

仰穿龍蛇窟始出

一作驚

枝撐幽七星在北戶河

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
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迴首

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燕

一作日晏崑飲

崑

崑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梁謀

錢氏箋註載三山老人語皆謂譏切天寶時事其曰秦山忽破碎喻人君失道涇渭不可求言清濁不分虞舜蒼梧思古聖君而不可得瑤池日晏言明皇方耽於淫樂而未已也愚按此詩大義固然而托喻精妙語語皆有

指實尤堪尋味其起四句高標烈風登茲百
憂箋註所謂岌岌乎有漂搖崩折之恐者是
已惜乎其下遂未爲發明蓋四句所以起興
而卽緊承之曰可追冥搜通篇皆冥搜中所
寓之旨言明皇當韋武之亂自相王而升爲
天子亦幾經盤錯而後得以登庸如登此塔
者數級之初皆仰穿龍蛇蟠屈之窟而始出
此枝撐幽者旣登大寶聖武布昭如七星之

在北戶而聲教訖於流沙。白日高懸太清無
滓。羲和之控馭少昊之典章。誰不遵道遵路。
奈何開元以後賢相罷斥而所用非人。壅蔽
宸聰。阻塞賢路。夫人君之所以能平治天下
者。以能居高而聽卑耳。今明皇耽樂於深宮
而政事一委於林甫。上下隔絕。茫無所知。正
如秦地山川忽然破碎。涇渭二水之清濁渺
不可分。俯視渾然一氣之中。總無復辨。安能

如彼虞舜之時。巡至於蒼梧之野。皆其轍跡
哉。惟有日日荒飲於瑤池。與王母沉湎不厭
耳。於斯時也。彼高蹈者。避患而遠引。肥私者
悉智於稻粱。誰能與吾君分憂同患耶。此杜
陵野老之所爲惓懷而不釋耳。同登諸公。亦
當念及此耶。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

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

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
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
旗翻一作蟠知君此計成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
鐵鎖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元逸人蓋隱居者方少陵與之相識時至此
數年隱居如故故呼之曰故人然故人隱居
數年如故固與仕途相遠而僕僕於道途者
亦未嘗脫穎而出是又不如長往者之置身

於蕭爽也。是寄元逸人語。卻是自顧歎息語。
故說詩者。當得其言外意。方是活境也。

白絲行

縑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床玉手
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

一作

改

裂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

盡針線跡。春天衣著爲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
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

一作

輕舉。香汗

輕塵汙顏色。開新合故置何許。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

此必有所感而發。藉白絲以喻才士。徒變其本然之素質。而莫保其終也。殷紅凝碧。萬草千花。喻其塗飾之工。恐不足以動時人之目也。細意熨帖。減針線跡。喻其磨礪之精。恐稍有犯於俗情之忌也。春天衣著。蝶飛鵬語。喻其獻媚之勤。恐不足以致輕佻之憐惜也。求

汲引之難如此然未幾而塵汙合故卽棄捐
隨之矣費盡逢迎終於羈旅才士於此能堪
忍乎此必有所感而發非自喻也

杜詩言志卷一終